

毘陵集



毘陵集卷十一

宋

張

守

撰

記

福州州學釋奠記

郡縣之祀惟孔子社稷爲最重長吏親有事焉禮也福州自唐常公袞一變儒風多士甲于諸郡而鄉校特盛太守以二丁釋奠于先聖莫敢廢也自三舍行一切以法從事而禮固已輕舍法一罷學校僅存而禮幾廢矣繼以郊壘軍書略無寧歲春秋雖舉舊章取具臨時太

守率委事于其次有年于茲某以紹興壬子秋九月叨  
領帥事竊歎儒冠之盛厥有來哉明年春猶有軍事有  
司遵故例而行實自媿焉旣而盜賊屏息閭里少安秋  
八月丁亥于是躬帥僚佐暨諸生執爵奉幣祇見祠下  
庶後之君子念風化之本原母曰可緩母憚小勞歲舉  
茲禮自今以始云晉陵張某記

植桂堂記

紹興十年秋毘陵蔡子戰藝于國子學捷居上游旣而  
試禮部不合略不形意色益刻厲學問咨下師友以策

其所未至卽居之南圃築爲游息之地士大夫過之則  
授館置醴將攷德問業以卒其志焉屬余名之余名以  
植桂圃廣數畝脩竹嘉木奇花名果分畦行列所植不  
可勝計而余獨以桂命堂何哉蓋士患無志志苟不奪  
何求而不獲蔡子朝夕堂上豈獨資燕居耳目之娛固  
將徜徉乎書林馳騁乎義路登高而放目漱流而洗心  
自是射策決科與鑷髭拾芥等耳邈生一枝可指日俟  
云紹興壬戌中秋日記

四老堂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  
賜可復領洞霄歸毘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歸我太  
母泊三梓宮于是疆場救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瘁里  
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于舍西得荒瘠之地誅  
茅築垣結廬其中以資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  
五楹軒牖四闢飾以青黝不侈不陋隨我力之所及也  
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爲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  
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  
余旣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屨徜徉其間老兄弟間來問

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  
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徧迫無高山流  
水之勝無奇花怪石之玩無洞戶山室絲竹歌舞之麗  
賓客寥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  
然韓退之嘗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  
于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  
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于沈篤俯仰笑詠于一堂  
之上固有餘于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頽然  
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折簡趣其歸儻時會合

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  
以鈞樞在坐爲誇耶于是名其堂爲四老時兄養正自  
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  
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祕閣爲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  
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爲浙東鹽司屬官年五  
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序

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遊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

儻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  
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爲人一日出橐  
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遣興風花之朝  
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于手興寄高遠  
句律超妙有老于文學而晝牕夜燭抽肝擢胃苦心罷  
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  
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爲駒龍雛鳳已具千里之駿氣  
五色之奇采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  
于京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

舊間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什一且要余爲序其首余曰昔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顧不下視屈宋輩耶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壽終旨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嗇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凝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藪秀之華亭人

秦楚材易書序

皇帝以天縱之聖紹隆絕業英規雄斷視周漢宣光不足擬倫而勵精六學緝熙光明博綜兼該尤邃于易所以極深研幾開物成務範圍二儀之化躋登中興蓋有所自矣聖學之餘游意翰墨寶跗揮灑凌跨鍾王又非前代帝王所能跂及也敷文閣直學士秦公梓頃以布衣游太學嘗集朝士大夫共寫易書或以字畫之工或以名德之重或以位著之崇凡一百十八家自大觀迄于宣和幾二十年而書僅成然獨乾卦不輕以屬人而

于大夫亦碩避莫敢下筆者久之後雖有以備數蓋歉然不滿也紹興十有三年公既以儒學詞藻被上眷知視草禁林勸講經幄一日造勝有請上欣然從之于是雲章奎畫鳳翥鸞迴赫赫巍巍冠于篇首羣臣盥手拭目傳玩嗟愕以爲四聖之書而河圖之畫真復見于今日且歎公與此書皆千載之遇也日月麗天衆星滅沒羣臣筆于卷後者固莫能仰望清光然名列其下預有榮耀焉公欲鑿之金石以侈上賜而傳不朽屬爲敘引其敢以蕪陋辭某竊歎自魯壁汲冢之藏一出而漆書

竹簡不復見于後世去古益遠學者苟媮而聖人之經僅出于鬻書之肆刊印射利乃與傳記小說巫醫卜祝下里淫邪之詞竝壽于塵閤大抵捐數千錢則巾箱五經可以立辦故士子于經亦褻慢不虔苟取名第則委棄藉躡黏牖覆瓿炷燈拭案不復顧惜蓋得之也易則用之也輕而傳之也不久凡以志于利而已矣公識慮超世服膺絕編心明十翼之辭神授三爻之畫乃于窮陋未遇之時能精悉力辦此奇事更靖康變故之後兵掠火毀一簪不留而以易書自隨豈志于利者能之乎

神物護持不至失墜卒遭遇上聖拜宸翰之寵則得之固非易矣潔靜精微之道仰契聖學日侍燕閒啟沃贊襄措諸事業以幸海內則用之固不輕矣勒之琬琰墨本四出人快先覩且將什襲寶藏以爲子孫無窮之玩則傳之之久又可不問而知也閏四月十四日謹序

大陽明安禪師古錄序

夫功以漸修道由頓悟漸修匪易頓悟匪難一宿九年非久非近昔我世尊憫佛子等歷劫漂沈周迴生死開大法門極力拯救措磨積習令不退轉垢盡明現始見

本原猶在護持然後純熟今一世人無勇猛心及堅固力口耳所傳未證爲證墮落虛空無棲泊處又有甚者習氣未除淫慾貪嗔自謂無礙流轉苦海永無出期由世道師輕談空寂遂令末學迷真逐妄不亦悲乎大陽明安延公禪師洞山玄孫梁山嫡子真得佛祖所付心印事理兼融開遮自在機鋒覲面坐斷乾坤至其出力接引後學惟恐學人或墮邪見防閑開譬具佛慈悲洞山以來家風不墮真歇老人出示古錄一語一句具真實法雖非卽此可以傳授亦非離此而能證明與近世



師繫風捕影疑語後學者異日道也因書篇首廣衍流  
布所期學者勿信口耳不忽所易不倦所難端的不差  
證無上道紹興癸丑六月朔旦東山居士序

雪峯慧照禪師語錄序

慧照預禪師提如來密印坐大洪山孤峯頂上轉大法  
輪文字性離言語道斷超佛越祖心如太虛至于隨緣  
應機接引調伏如大醫王對病與藥金毛哮吼百獸皆  
瘖建炎以來襄漢莽爲盜區赤地千里大洪屹然其間  
豺虎環視垂涎而不敢犯道俗依師獲免者殆數千萬

人夫豈偶然也哉余卽甌閩始挽師來乾元繼主雪峯  
與其弟了相後先宗風大振道價益高門人以師前後  
言句示余歎曰昔聞丹霞淳而不及識乃識其三子師  
蓋嫡嗣也次卽了住永嘉之龍翔其季覺住四明之大  
童一家三傑皆爲東南大導師聞者奔趨見者厭滿所  
至坐下常千餘衆凡經印可便爲叢林龍象亦盛矣哉  
慧炬所燭昏霾自消猶且開方便門以無說說普度一  
切無弦琴上品就宮商白玉田中種成桃李卽見與聞  
而自悟入豈無其人耶紹興八年歲在戊午二月晦日

序

跋

跋唐子方林夫送行詩卷

唐氏父子皆以論宰相南貶高名勁節冠映兩朝夫路公之功名荆公之眷遇非異時宰相比而二公廷諍凜然不少回隱蓋亦一門盛事也當質肅公上疏昭陵震怒召執政示之公辯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下殿而辭益堅潞公遜謝不已獨留再拜言臺臣言事職也願不加罪始貶春州別駕而御史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

蔡襄相繼救之昭陵尋亦悔悟改英州而罷潞公且遣中使護送曰毋令道死不數月起監郴陽稅尋倅長沙而復召用矣嗚呼昭陵之聽納潞公之謝過祖宗所以致太平者可以槩見也至林夫之論荆公于裕陵委已信任之時越班叩陛請對而亟言其非亦難矣哉始貶潮陽別駕而荆公乃謂唐某素狂不足深責遂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其欲薄其罪僅似潞公而言則異矣時熙寧五年秋耆舊往往皆去朝廷莫有出力援之者卒不復召用而流落以死尤可哀也林夫之從姪遵

以其送行詩謝表等編次而鑱之石既欲顯揚前哲之美且傳示來世飭稚昧于無窮則遵之居官行己必將無媿于其先云

跋劉紹先詩卷

文武之士互相舐排文人則曰兒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武人則曰安天下定禍亂當用長槍大劍安事毛錐子蓋一偏論也文武雖異用皆不可不學而將不知書爲患尤大古之謀帥必以說禮敦詩爲賢此孫仲謀所以諄諄于呂蒙也劉君將種以忠勇智略世其家

又能博采古名將事業而歌詠之意氣所期蓋不在古人後誠景慕力行棄所短用所長必有以自表于世劉君將赴官陝右出示詩卷要余志其後因以勉之

跋鄒舍人詩

古語有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踞生而見教也舍人鄒公于其子筮仕之初誨飭如此都官奉以周旋仕雖不達而清德著于家餘澤鍾其後至道卿先生以讜言勁節冠映搢紳而子若孫皆有萬石君之家法蓋生而見之世守其訓莫敢墜失遂躋登茲念艱難

以來風俗頽替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儻使家  
有此詩人識此義中興其庶幾乎

跋丁晉公詩

故龍圖閣待制唐公仕章聖朝名德顯著載在國史丁  
晉公乃能深知于布衣時其人物之鑒過人遠矣詩句  
清麗有唐人風氣晉公雖不以名節令終要其所長亦  
不可貶也待制曾孫遵出示所藏聯句爲題其後

跋唐誥

唐太宗收右軍蹟至三千六百紙當時士庶家藏固亦

不少故唐人多能書雖小夫賤隸下筆皆有可觀豈非  
去魏晉不遠鍾王遺蹟流傳尚多人人得所師承抑風  
俗慕尚莫敢苟作也耶武德告身殆非近世士大夫所  
能跋及況刀筆吏乎爲之一歎

跋宋景晉金剛經偈

無量河沙身須彌七寶聚布施獲福德不若信此經或  
書寫受持所獲更殊勝具茨老居士種無上善根遊戲  
筆硯間成此大緣事今我得瞻覩歡喜同贊歎

跋唐千文帖

景晉所藏千文或以為褚河南非也當是薛少保書凡  
 闕五字曰世曰民曰秉曰治皆避唐諱則唐賢真蹟可  
 以無疑而衡亦諱則少保避其曾祖道衡諱耳少保師  
 褚河南又得外祖魏鄭公虞褚舊蹟刻意摹寫頗有典  
 刑此書有膚肉差不類正書然艱難以來古蹟殆絕此  
 書無一字刊缺當與夏璜趙璧什襲珍藏景晉乃摹刻  
 諸石以永其傳且欲與好事者共之其賢可知大夫  
 跋趙表之所藏江氏民表帖  
 定力堅決故不退轉慧觀照了故不疑悔古人用能成

辦大事況世間法乎至于死生去來殆猶戲事耳約臺  
 老人將寂猶為廣濟之民一行其出于此也歟諄諄于  
 表之蓋為道也

跋辛企宗所收名公帖

世人務收名公尺牘第知藏多為榮間有非真蹟而不  
 暇辨擇亦好事之過也此軸甚富無一紙贗誠可寶云

跋懷素帖

古人專一藝而無他好乃能名世傳後懷素正書行書  
 非一所傳聞自謂得草書三昧殆由用志不分耳使草

聖不傳天下後世豈復知有懷素也六一先生反以此譏之豈浮屠氏之學所在貶耶

跋顏魯公帖

魯公剛正之氣凜然見于心畫之妙余平生所最嗜也晚見此帖尤天然道勁初若無意于書而落筆自中繩尺殆非學者所能到也晉陵張子固題

跋周右舉所藏山谷帖

山谷老人謫居戎楚而家書周諄無一點悲憂憤嫉之氣視禍福寵辱如浮雲去來何繫欣戚世之淺丈夫臨

小得失意色俱變一罹禍辱不怨天尤人則哀呼求免矣使見此書亦可少媿也紹興十年二月八日毘陵張某子固觀于會稽郡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六一先生學識文章節槩事業皆與日月爭光使尺牘不工人固藏之以為榮而顏筋柳骨自不在古人後獨不以名世者蓋不足為公道也世之操觚弄翰夸墨池筆冢以取名一時者其可同年而語耶

跋劉孝述司馬溫公帖

熙寧己酉春二月王荆公始參大政首定謀殺聽首之律吳興劉公孝述以御史知雜判刑部率同僚丁諷等封救還中書至于再時論浩然歸重先司馬溫公嘗辨論幾數萬言廷臣以爲非者亦十七八于是御史中丞呂獻可并其屬請如刑部議卒莫能奪其故謀殺人而聽首天下至今疑之秋八月公又率侍御史劉錡錢顛極論安石專肆曾臆輕易憲度驚駭物聽動搖人心以至曾公亮畏避固寵趙抃囊括依違反覆數十言又獨論中執法舉屬不拘秩任非祖宗法兼與治平手詔之

意異故貶錡顛監當而劾公與諷等不奉詔之罪士大夫冤之上章救公如孫昌齡罷御史范堯夫罷修注溫公疏入不報諷等于是誣伏而公獨謂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乃貶知江州自獻可首以論安石得罪氣欲熏灼不變則懼矣公復毅然曾不爲身謀賢矣夫溫公時在翰林申理不獲旣造公敘別又以手帖勞之實其年九月五日也語法而意篤其端方剛毅之氣親仁樂善之誠可以槩見于詞翰後六十四年公之孫喬仲高提點福建刑獄出示此帖求志其後某念比年多故

典籍殘缺國史所載世或不知幸此帖之存故樂爲天下道也溫公善隸故楷法有隸體云紹興壬子除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張某子固題

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帖

前輩至誠樂善獎勵後進不以名位自高觀文正清獻二公與鮑君手帖則後世恃才傲物矜名位以驕人者可少媿矣鮑君以掾曹受二公之知其賢于人者可不問而知也

跋了翁乞銘帖

竊觀夫請銘之書詞情曲折詳密懇到如此其誰敢辭銘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跋王摩詰畫

山水一變于吳道玄李將軍父子遂度越前輩至摩詰尤爲擅場張彥遠以謂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在當時已如此則今人所藏可知矣疾風送雨圖精深秀潤未嘗設色非有胸中丘壑不能辦也所謂雲



峯石色絕迹天機顧豈工人能措筆耶知音者希真奇殆絕臨本之獲厚幣宜哉使出真蹟未必售也爲之一歎

跋章政平刺血上表乞父北還表後

士之爲親訟冤者有矣刺血之詞則未之前聞故河中使君章公孝愛天至如此事雖沮格而上章之明年丞相北歸茲豈偶然也哉囊封旣達御府後三十餘年復歸公家尤異事也其子傑出以示余曰此非止手澤蓋遺體也襲藏巾笥猶懼遺逸乃龕石而瘞之先塋之側

且摹搨以傳不朽念大觀間公牧吳興時余爲郡掾受公之知三復至于出涕

跋龍眠渡水羅漢

余昔于孫叔靜家見王摩詰渡水羅漢圖與此纔小異耳龍眠所作蓋有自也大士游行世間方便接物初無以異于人奚必隻履騰空一杯渡水常作如此狡獪變化以驚世駭俗哉山谷以阿羅漢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便謂非王右丞筆然則龍眠豈效尤者耶

跋洪州西山十六大士

紹興乙未歲夏六月不雨用邦人之請迎致西山十六  
大士于黃堂日修淨供香華梵唄極崇奉虔祈之意閱  
半月遷奉于總持寺又半月而歸之旱勢旣廣疑天數  
默定雖仙聖亦不能違也然始至之日將歸之夕皆微  
雨霑潤亦隨緣赴感聊答邦人之誠歟

跋吳司諫命子名字所書

傳說躬畚築之勞一旦位廟廊之上輔成中興之業若  
固有之以所學素定也司諫公所期于子者學爲王者  
事而已矣遇不遇用不用則天也王儉乃字子以立成

取仍世作相之義不亦陋乎

題後

題鎖樹諫圖後

嗚呼以僞漢僭竊割據之小國劉聰篡逆淫暴之虐主  
賊殺不辜如薙草芥陳元達數批逆鱗卒亦優容之至  
以納賢名園媿賢名堂所謂盜亦有道也劉氏私勅停  
刑手疏切諫與勸撲殺此獠者亦有間矣元達安貧樂  
道之高人也一旦應聘而起知無不言卒亦死于非命  
雖昧擇木之智其忠于所事賢矣哉嘗怪士處明時事

賢主履高位噤如寒蟬或至導諛以誤國視元達宜有  
媿豈非亂世有忠臣聖主無諫諍理固然耶紹興甲子  
八月望日書于建康郡齋

題耆英圖後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凋零意氣頽謝固將結  
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寘政地早夜黽勉圖  
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  
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翫不能去手况文富司  
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

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旣命工摹搨復手  
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澣毘陵張  
某子固題

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託事寄言以發其意趣騁其詞華乃或夸  
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道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坡追  
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  
知

銘

銅雀瓦硯銘 并引

銅雀瓦硯王氏舊物也去五十年而復歸承可  
毘陵張某銘之

其製則斃其桓則石其澤則玉既潛而出既獲而逸既  
去而復神其護持不毀不墜文字之祥表于再世

贊

余舊供觀音比得蔣穎叔所傳香山成道因緣歎  
仰靈異因爲贊于後

大哉觀世音願力不思議化身千百億于一刹那頃香

山大因緣愍念苦海衆慈悲示修證欲同到彼岸受辱  
不退轉是乃忍辱仙抉眼斷兩手不啻棄涕唾歛然千  
手眼照用無邊際至人見與執不在千手眼向來棄去  
時初無一毫欠乃至以千記我亦無羸餘是故將示寂  
還復本來相猶如大虛空雲電或風霾須臾各霽止太  
虛自寥廓我今仰靈蹤歡喜發洪願今生未喪世誓願  
永歸依更與見聞者同登無上法

畫像自贊

佩金章紫綬而躬韋布之行登金馬玉堂而有山林之

想顧形槁木而心止水豈丹青所能倣也  
頌

漢神魚舞河頌 并序

漢宣帝以英睿之姿勵精庶政齋居臨決登用丙魏綜  
核名實吏良法平民安其業滋溢滲漉百穀屢豐昆蟲  
闔懌熏爲太和天瑞地符若動若植應期紹至故甘露  
醴泉金芝嘉穀白虎威鳳黃龍神爵之祥史不經書越  
神爵元年幸河東祠后土飭躬齋精祈爲百姓東濟大  
河神魚出舞見于三月改元之詔嗚呼休哉竊嘗謂信

及豚魚古人難之故魚鼈咸若紀大禹懋德之效於物  
魚躍稱文王靈德之應魚入王舟爲武王受命之符而  
鱉鯨鯉之盛多亦以誦周家治定而備禮蓋非至誠  
感格三靈嘉嚮則安能使潛淵之鱗翔洋濁流如游于  
濠梁而聽瓠巴之瑟也宣帝中興之業比迹于商宗周  
宣攷之于此端知其不誣是宜播之聲詩以侈盛德之  
事頌曰

物囿一形飛潛動植神者司之監觀帝德厥德惟盛天  
地報貺垂恩儲祉太平之象在漢孝宣邈隆大業輝威

耀靈水慄陸讐龍荒朔漠奔走象譯人物昆蟲大小闔  
 懌既幸河東后土是祠誠昭靈億匪神之私乾符坤珍  
 史不絕書飛有神爵潛有神魚變輿絕河天氣清靜非  
 龍非螭發祥流慶圉圉洋洋如出禹穴頽首莘尾揚鬢  
 奮鬣疾徐俯仰動于天機物得理所太和發之惟魚有  
 生安于深渺動或躍淵靜或在藻豈伊濁流鼓動上下  
 其發龍門竦踴變化羽衛星陳弗驚弗眩具瞻龍顏喜  
 欲鼇抃昔在庖犧河出馬圖神魚之祥允協皇符亦惟  
 虞舜韶作獸舞神魚之祥克追帝矩東海之鰈北溟之

鯤披圖攷異掩于前聞丕顯宣帝既受帝祉改元之詔  
 焜耀青史厥初武皇瑞薦郊廟詩章垂鴻詞雅義與中  
 宗中興繼其祖武時而颺之用綴樂府

祝文

奉安忠懿王廟祝文

維王生以忠勇英傑之姿撫臨一方歿以聰明正直之  
 德廟食百世聞越全盛踰二百年生齒日繁衣食滋殖  
 推原所自繫神之休某來帥此邦越今兩稔風雨時若  
 兵民晏如德神之私其敢忘息顧瞻廟貌頽敝弗嚴乃

捐公帑命有司飭而新之以稱一方崇事于百世之意  
工既訖事不敢不以告

上梁文

倦飛亭上梁文

伏以老馬伏櫪已無千里之心倦鳥投林惟幸一枝之  
託倦游居士效官三紀遇主十年再入政途屢臨藩郡  
易盈之器每虞富貴之危機多病之身復有烟霞之痼  
疾奉真祠之香火收暮景于桑榆揚子一區足庇風雨  
蔣生三徑旋理林泉製東閣非曰宴賓倚南牕敢云寄

傲冬延可愛之日夏迎解愠之風固將蘇病骨之支離  
亦復騁幽懷于眺覽小山秀發屹衡廬嵩華之奇方沼  
清深助渤澥江湖之趣景絕尋丈之內意超宇宙之間  
土木不煩工徒自力既諏辰于龜策遂趣架于虹梁聊  
贊歡謠且形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鼙鼓聲參警蹕中居士未忘憂國念吾  
皇十載尙行宮

兒郎偉拋梁西門去長安路已迷長願窮冬閒夜柝臥  
看落日吐晴霓

兒郎偉拋梁南五柳陰陰翳碧潭小沼無風開曉鑑奇  
峯得雨上凝嵐

兒郎偉拋梁北瀕洞風塵何日息將軍有意定三關老  
臣願上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煦煦太虛包萬象悠然舉目送歸鴻不  
放纖塵礙清曠

兒郎偉拋梁下擊壤耕田陶聖化相期努力事軍須四  
郊幸有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漸偃萬乘言旋夷狄遂平于鳥竄

邊陲永息于狼烟四海九州共慶中興之旦五風十雨  
長逢大有之年俾居士安山林而老矣與親朋接盃酒  
而欣然謝利名之奔走脫世俗之拘攣



賈振勳校

毘陵集卷十一

毘陵集卷十二

宋

張

守

撰

祭文

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藜藿朝廷重輕實繫臺閣表表辛  
 公勁節清標蚤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  
 屢詔不回望實彌仰天子注想起公南牀念時多艱翻  
 然來翔崇論宏議輩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吾皇  
 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即大

用被病乞身眷禮彌重臨漳便郡延閣清班暫煩臥治  
跂佇言旋旣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卽長夜百身何贖某  
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存歿露電一空觴酒寓哀侑  
以斐詞公亦無憾惟時之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方少監文

嗚呼公家三秀定交若川離合升沈逾三十年曩伯季  
氏繼踵下世獨公惇然又以病廢念昔猶子贊我幕府  
因復見公亶亶笑語倒指再聞訃音忽聞賢人興嗟歲  
實在辰嗚呼哀哉孝友慈祥家以雍穆學問詞采士所

傾屬越在靖康刷羽登朝螭陛蘭臺咫尺烟霄天嗇其  
予忽復垂翅其蓄不施老于跋躄抱病十年衛生有經  
謂雖阨窮必永其齡蒼蒼不淑何奪之遽匪公是哀善  
者其懼某謝口里居欲弔道阻緘詞寓哀有隕如雨尙  
饗

祭謝參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  
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

而直出入累朝騰譽赫奕晚踐政地言則裨益造次忠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暖席天平不淑喪我耆碩嗚呼哀哉某識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帶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赤趨召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僅周訃音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食有千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嗣嫡公實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窀穸有觴矢詞莫寫悽惻尚饗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寇南渡將士辟易遠邇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秉機務予忝西樞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竝扈東巡鯨波上泝明年回鑾東越是駐乾坤瘡痍海湖氛霧潰卒狂盜長驅竝驚王師單弱邦儲窘窶公時入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辭不敢固予亦洊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沈痼駛藥下咽立

致顛仆凡所施置勿亟勿遽補罅塞漏生息保聚拊摩  
飢羸洗剔緇蠹遠姦近偷以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  
賦詳慎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啟沃不吐不茹慨念曩朝  
姦諛塞路爵賞猥濫衣冠垢汙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  
一始頒貪沓竝怒翻然奉身有赫其譽予亦踰月復以  
病去公居于温脫屣世故島嶼雲水日尋杖屨若將終  
焉儕友鷗鷺予帥甌粵懷紱南赴邂逅一笑置酒修具  
送于水濱意色疑沮解手背面數枉尺素後公守温上  
意益注謂公還朝共掖天步我歸里門奄忽聞訃朝餐

未終驚失七筓盛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頽  
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驟裏飛兔凌厲烟霄  
良樂莫御曾不朞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  
少假年茫昧孰喻嗚呼哀哉某抱疴里門南北異處奠  
不臨棺送不及墓同朝之契生死慙負琢詞寓哀莫寫  
情愫尚饗

祭胡尚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  
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台州使

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閱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予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略同白髮蒼顏頹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溫尋復南遷尙佇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冊之文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子從臣未究業蘊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予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歌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亟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

能衛生宜極期頤我衰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于世別我逾年旃旒遄歸予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肴羞庶品寧如平生大嚼痛飲拂龜告吉歸窆有時侑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搢紳慶鍾其家綽有典刑猗歟夫人婉孌靜淑秦晉是匹允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順所格家道以肥身踐政途夫持從橐炳蔚後先鸞臺龍閣名號顯榮袞袞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

難謀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某謬領州麾稔聞懿德敢緣末契薦此薄物哀哉尚饗

誌銘

朝奉郎陸虞仲墓誌銘

建炎三年春女直犯淮南余以史官扈屬車南渡抵錢塘亡友陸虞仲之子景端與其仲過余泣且請曰不肖孤奉先君子之喪至自京師既克葬而未有銘念先君子之友無厚于君者儻惠顧先君子之好施及不肖孤而賜之銘則景端死且不朽余方扈蹕行在未果諾明

年冬待罪政府景端請益堅念余與虞仲交久且篤哀其生不遇而死可悲也乃以其實書之公諱韶之虞仲其字也世為錢塘人曾大父滋以高行聞仁宗朝拜本州文學贈宣教郎大父逢休不仕父申累贈中奉大夫公幼孤鞠于大父器質嚴重如成人大父卒依諸父皆愛重之聰悟不凡甫冠舉進士為勝首明年擢第益刻意問學時譽藉甚調復州景陵尉次蘇州常熟丞改宣教郎知開德府衛南縣稍厭吏役試教授中之除真定府海州教授講說答問多自得之旨學晚益粹發為文

詞溫厚典雅試詞學兼茂科復首中有旨除書局官時  
宰相汨于勢利蔑侮寒俊命久不下公恬不介意亦不  
爲小屈或勉之則曰吾鬻技自司而幸中竊已媿矣天  
子有命寘之文字職而執政者不我與命也夫有直公  
于朝者宰相乃曰彼欲自致富貴耳久之除勅令所刪  
定官未上會減員罷遂授公大晟府按協聲律公亦無  
愠色或賦簡兮諷公公曰爲貧而仕豈曰能賢奚敢沾  
激爲高耶兼編集舒王遺文所檢討官會有詔裁罷在  
京冗局公斂版詣政事堂曰樂府有協律郎又置按協

聲律冗孰甚焉宜罷後果罷通判宣州且攝郡事數月  
精明豈弟吏民愛仰之漕臣有挾宰相親黨椎剝爲姦  
利屬邑迎意風靡無敢迕者時徽州新殘蠲賦俾鄰郡  
輸秫以釀民方告病而微偶能自辦漕臣乃檄諸郡曰  
已取給他州矣當以應輸見償且轉移之費斛追錢一  
千二百民益病之公率太守張公叔夜聞于朝宰相下  
其事漕司反劾奏奪一官益縱哀斂無所憚令民租以  
次色輸十益六及賤估均糴追理積欠民不堪命一日  
至宣城公折之曰米之精麤斗校十許錢爾奈何欲十

許錢取六升耶均糴本路惟以若干貫不以若干石蓋朝廷不欲多取于民也今斗米二百而以半價售之不  
太傷民矣乎積欠嘗蠲且多亡絕皆不可行漕臣怒誣  
奏公四罪寓家問中以聞得旨衝替人皆冤之公自謂  
無媿不復辯由是人益知公時相既免除太常丞繼擢  
監察御史未上以疾致仕而卒公端靖溫厚不輕愷喜  
人有過失不以挂口燕居接下未嘗妄戲笑見者必爲  
之正容莊語談經論文倫類該貫妙極理致所爲詩文  
以意爲主不事華靡所著五百餘篇遭寇亂僅存其半

貧而喜施家人或難之乃曰我貧不愈于彼耶使我每  
有以予人亦復何幸至于親故婚姻喪葬不能辦不待  
請而助之坐是雖祿仕二十年家無餘貲與弟襲之友  
愛特厚妻俞氏封安人三男長卽景端次景莊次景寬  
景端迪功郎二女尚幼積官至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宣  
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師年止四十六景端  
護喪敢于錢塘城外僧寺建炎元年八月陳通叛近寺  
皆焚而敢塗所在獨不及人皆異之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壬申葬于南山履泰鄉之積慶原銘曰



天既生之而弗殖之纔予之名而復抑之宜且有年而  
又嗇之蒼蒼是非誰其識之

詹抃墓誌銘

政和某年鑿三山回大河復禹故道倚山爲梁調京東  
西河北之民三路騷動役至再三而功未就數百縣病  
之毘陵詹公成老知廣濟軍之定陶下車未幾適是役  
而舉也乃慨然歎曰吾邑小而貧力竭而役未已厲民  
以苟祿非吾志也遂拂衣而去焉于時儉人欺君幸寵  
爭立新奇之功以取勝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使

由山徑之蹊以人勝天逆理拂衆羣小靡靡和附并爲  
一談公獨以病民至于謝事嗚呼賢矣夫公諱抃成老  
其字也詹氏周桓王屬大夫家父之後曰強者仕吳爲  
會稽太守曰俊者唐武德中爲雲陽令子孫家金陵至  
公曾祖避亂始居于常遂爲常州人曾祖儀祖泌考誼  
皆潛德不仕考以公贈朝奉郎始朝奉饒于貴築館延  
客縱其子從賢士大夫游以至于貧不悔公幼警悟與  
兄揚俱稱鄉里號二詹王補之王平甫相繼主鄉校皆  
賞異之甫冠舉于開封俊譽煜然試禮部不中再舉復

報罷繼丁從母內外艱不獲試于有司者十年益刻意問學以功名自期卒于五試禮部策于廷授某府助教主饒之樂平簿黃州司理用薦者陞從事郎泛恩進文林郎就移衢之西安丞復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定陶以勞轉通直郎遂以奉議郎致仕時方年六十有六後五年而卒寔某年七月二十九日也公純孝天至每言平生惟飲酒貽吾母憂終喪因不復飲伯仲謀分異公曰先人之敝廬在其忍裂之西圃有小亭先人所游憩也宰而獲居敢以湫隘爲病伯氏許之凡別業他貴一不

取出是益貧晏如也敏而強記讀書纔一過目尤遂于易方未仕也賢守令多以禮致公主學而士大夫率遣子弟從之其收科第登禁從者甚衆最賢有聲如鄒公浩交游亦多名公卿陳公瓘俞公偉尤厚善嘗欲同薦公于朝會二公罷黜乃已公卒流落不偶以死有識所深悲也公吏事強敏案牘經目則宿姦積弊無復隱情而卒處以平恕其在樂平郡守曹宣符延致郡下事多諮決時學法峻急公權獄官有胡潤色者以傳授就逮特未嘗受賂公訊所傳義則伸紙疾書所自爲爲人者

凡十篇不少留思無一字牴牾公異之遂緩其獄卒會恩免其全護士類如此曾彥和守饒益器公遇以賓客終更率郡僚宴餞于郊門外州人榮之凡當塗賢部使者一見必改容加禮雖在州縣不知塵埃趨走之勞也其調定陶故人在要路欲稍薦用之公曰定陶事簡而俸優老而貧者幸也徑歸待次權鹽官令縣瀕海獄多鹽盜公稍寬其禁囹圄遂虛而課亦辦邑人德之既至定陶以三山之役歸意決矣復會使者以度牒糴米數十萬公謂使者曰山東樸魯非江浙比俗不爲僧道故

寺觀絕少而廣濟小壘止定陶一邑天寧一寺而糴數與諸州等且僧牒數百將安用之使者怒語頗侵公公辯詰不少阻退又歎曰是趣吾行章旣上郡官挽留公不可曰某仕不如志祿不及養老通朝籍恩亦及泉壤矣而貧者吾所安也又將何求遂歸稍葺故居開軒名曰友陶自爲記大要謂與淵明之出處無媿云對親舊置酒盡歡不問家有無公雖不飲客必徑醉賦詩奕碁無虛日客退觀書不置家人勞苦之則曰吾對書史如見故人道舊耳不以爲病也寢疾且革處後事不亂命

筆留語如釋氏偈而絕娶邵氏封孺人賢能相其夫後  
公十一月亦卒子一必明性資孝謹承顏不違克盡子  
職故公居貧而樂女二長適具雲雲早卒女不復再適  
次適張宏皆舉進士孫男二惠迪允迪孫女二皆適仕  
族公氣韻高雅商略古今言辯而理暢音吐清越聽者  
忘倦詩文敏贍有思致談笑立成若借書于手至尺牘  
亦粲然可觀文集五十卷易書二卷語說十卷藏于家  
必明以宣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乙酉葬公于晉陵縣  
定安鄉求仲村下城之原既葬十一年求誌于某念從

公游且久而公次婿某兄也知公爲詳敢辭銘銘曰  
三山之役違天罔君吏規功利蠹國病民公獨有云吾  
職撫字忍毒斯民趣辦吾事挂冠神武如棄涕唾里居  
再聞郢唱絕和才豪氣剛噤不獲施老于下僚搢紳所  
悲有蔚其文有赫其名陵谷儻夷其攷我銘

右通直郎曹君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通判饒州曹璉狀其先叔父通直之行泣  
且訴于晉陵張某曰始璉之先伯父直講公登嘉祐進  
士第學行名東南後進生無遠近負笈執經屢滿戶外

時叔父羈卯侍坐竊聽講論問答皆默識不少遺直講  
愛異之遂力學多聞議論有前輩風數試進士不合則  
刻意治生產業先大父晚致家事叔父談笑處決悉得  
理合衣食滋殖治居第園館延賓客無虛日公卿貴人  
時從之游振貧卹孤不問多寡士緩急叩門有請必悉  
力赴之旣去且貴達往往不復顧念而叔父絕口不道  
也祕閣修撰蔣公圓爲布衣公兩以女妻其子樞密張  
公康國召與語奇之奏補假承務郎改官制授登仕郎  
宣和間浙西置水利司部使者聞其才挽爲屬旣至見

其謀畫乖刺拂衣徑歸後果敗事皆坐法而叔父獨不  
預其識慮過人如此不見施用以歿士大夫歎息之夷  
攷其行應銘而璉之先兄珙昔嘗爲無錫令所窘移江  
陰捕之先兄時以母疾迎醫他州璉具以訴令令遷怒  
併按追逮甚急賴叔營救乃免不肖璉報德無日矣惟  
是忍死乞銘于當世聞人俾叔父之實不泯若璉得沒  
于地戴面見先叔父庶乎其可也敢以死請念余與通  
直昧平生固辭璉繼來請益勤又以余族父之命鐫諭  
切至乃敘而銘之公諱礎字潤甫世居金陵上世避李

氏亂徙江陰遂爲其軍人曾祖延訓祖維正父文雅皆  
隱不仕公至建炎元年以其子球陞朝封承事郎致仕  
累封通直郎又以球轉官回授賜緋衣銀魚以紹興五  
年四月十七卒年七十五娶朱氏封安人先公而卒男  
三人長卽球武翼郎前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琚次瑤皆  
應進士舉孫九人岨嶧岨巖岱嵩岡二木名嶧預鄉貢  
以公喪未赴禮部試七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黃山  
村從安人之域猶子璉賢業表于薦紳言可信不誣余  
旣載其語且系以詩曰

維德有基維學有師有蘊不施天維顯思昌其本支黃  
山之陞納石琢詞萬世是詒

毘陵集卷十二

毘陵集卷十三

誌銘

左中奉大夫充祕閣修撰蔣公墓誌銘

宋

張

守

撰

公諱圓字粹仲蔣氏系出周公至漢左衛司馬員外郎散騎常侍鄭領會稽郡子孫因家暨陽公卽其後也鄭弟山亭鄉侯澄居義興故禮部侍郎堂知樞密院之奇卽其後也冠冕相屬爲毘陵右族公會祖某祖某考某皆隱不仕考以公贈宣奉大夫母丘氏贈淑人初宣奉

遣公就學年十五誦書史夜分不倦宣奉嘗異之謂淑人曰他日必大吾門恨老人不及見云宣奉臥疾侍藥糜不去側有爲人所不能者宣奉卽世毀不勝喪旣冠問學詞采日開月益雋譽藉甚邦人遣子弟師之常百數十輩毘陵故號多士凡四預薦書一爲舉首中元祐六年進士第調海州司理參軍治獄明恕當死者必求生路所全活甚衆遷潤州丹徒令有能名夏不用行路多暍死公鑿井道旁九十有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曾丞相布買山于邑人鄰者訟之曾爲上鄰法當得公

直言之時蔡京用事怨于曾氏者不遺餘力也謂公奪民田爲曾氏葬地屬漕臣劉何劾治甚急何面詰公公恬不爲意斂版進曰與曾公無一日雅法當爾耳何怒語侵公公不少屈何卽悔悟謂州曰丹徒奉法如此吾其可誣人以徼福耶遂反薦公時人兩賢之丁內艱終喪除提舉在京外諸司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知無爲軍無爲縣未赴改提舉西京北路學事司屬官知樞密院張公康國挽公爲編修官公謝曰足不登公門姓名何自聞耶張公曰知公理曾氏田不爲時相屈也修經



武要略等書成賜對上問天下所以安危公曰唐李珣嘗謂文宗曰安危如人之身當四體平和必順寒暑之節恃安自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無事宜省闕失從而補之則禍難不作今承平久願陛下以珣之言為鑒上嗟美之擢開封府刑曹時京尹苛酷少恩公約其過而濟之以寬吏民畏戢府中為之語曰不畏府尹杖但服刑曹筆尹亦德之表公自代昭懷太后園陵點檢頓遞橋道進官知鄂州陛辭上諭以荆湖多盜卿何以治之對曰唐崔郾嘗治鄂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威莫能服

臣雖能薄敢不竭犬馬力稱器使敷奏悉稱上意上謂輔臣蔣圓奏對有體議論可觀武昌今得人矣至鄂以軍食不繼洵洵幾變公慰撫之郡以無事明年辰沅溪峒黃安俊叛公以糧萬斛饒二州遣兵援之賊平被賞辭不受終更知普州未行徙知濠州淮西大旱濠為甚公欲蠲賦其僚懼漕臣之督過也禁不敢應公獨銜以聞且乞蠲十之九會周武仲察訪淮右凡州不以旱聞者劾治之得公狀薦于朝敕書獎諭未幾徙知沂州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避匿公獨

修戰守之備以兵扼其衝賊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噉然  
陽應偵食盡督兵鏖擊大破之餘衆北走龜蒙間卒投  
戈請降或請上其狀公曰此郡將職也何功之有焉除  
開封少尹輒乘驛詣闕陛見賜對上問宋江事公敷奏  
始末益多其才時年已七十矣贊貳浩穰智力不少衰  
以治辦聞被旨鞫浙寇方臘畢賜三品服元夕從登樓  
上命中貴人以寶杯宣勸一府以爲榮御筆除大卿翼  
日拜光祿卿以疾乞補郡遂除祕閣修撰知通州復以  
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歲滿再任素清儉歸卽故居人

不堪其湫隘公裕如也子時欲極溫清之奉稍易而新  
之公間與姻舊觴詠自娛終日夜無倦容子孫歲時爲  
壽極水陸甘毳無一日不滿意優游八年士大夫榮之  
靖康間聞二聖蒙塵號仆幾絕尤念太上皇眷知鬱鬱  
不得志疾寢革遂上章致仕嘗戒子姪曰吾疾殆不起  
矣歷仕四朝踰四十年以廉約自持雖無餘貲伏臘粗  
給慎勿嗜利玷吾清規一日跌坐屬後事訖手加額上  
誦佛而逝首項堅直經宿不變非了了于生死之際其  
能爾耶寔建炎四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八十有八積

官至中奉大夫爵宜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扶風馬氏再娶丹陽葛氏皆有賢行先卒竝贈令人子男二人時右從事郎畋將仕郎女孫女竝嫁爲士人妻孫男二人逢吉右迪功郎永吉登仕郎遺表恩及其外孫以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祔葬于安樂山宣奉之域公姿醇茂不妄語笑始居窮約時撫四女弟如其子皆擇配嫁之好學老不廢卷爲文有體要表章古今詩等二十卷藏于家後五年門人鄧旒狀公行求銘于某念頃同里黨不辭且攷其實宜銘之曰

惟得也茂惟積也厚以衍其壽以大其後

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墓誌銘

左朝奉大夫樞密院檢詳文字魯公詹卒季弟峒狀公之出處行實治歷官壽而其尊奉議自構李寓書南走三千里問銘于閩粵帥張某曰壽寧行負神明老失豕嗣悲不克自勝惟是詹之平生載峒狀不誣得名世君子書之則老人死且瞑而詹不朽矣君其寵嘉之余念請之勤言之哀也敢不諾而銘諸公諱詹字巨山魯氏伯禽之後望出扶風上世徙居秀之嘉興今爲海鹽人

曾祖延厚祖惟辯皆毓德隱居父壽寧始遣子宦學以  
公封右奉議郎致仕公幼卽警悟鄉譽熒然束書遊太  
學中崇寧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揚州天長尉用薦者  
陞通仕郎以勞遷文林郎移蘇州常熟丞邑事劇公攝  
令談笑而辦民愛吏戢豪右懃服郡人朱勗父子怙寵  
陵暴而禍福州縣吏于嘖笑之間衆皆媚承公獨不爲  
少屈延安帥趙公銓辟府儀曹以親老辭歸銓授亳州  
鄆令邑小訟簡治行益高七邑之訴冤獄滯訟者皆願  
以屬公部刺史交列其才凡十有四人故相張公商英

樞密王公襄中書侯公蒙皆薦之俄丁內艱服除始改  
宣教郎擬知泰州海陵縣未行監裁造院提舉福建市  
舶舶司遠朝廷而多奇貨吏鮮自潔商人亦困于侵牟  
公私兩敝公檢身律下一掃故習歲入倍稱會省提舉  
官以漕司兼之估客挽留公遮道涕泣漕臣張穆以吏  
能自高亦歎公規畫之善還朝復論市舶費寡而利不  
費官不可能從之除提舉兩浙市舶尋遷福建轉運判  
官建炎三年金人寇浙江明年春市駕幸永嘉公慨然  
曰天子蒙塵旣不能捍寇難護屬車而職在轉輸宜具

二日之積以佐調度乃同憲司哀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賜詔獎諭且召赴政事堂仍賜對詔諭今秋議大舉器械未備已屬卿繕治甲冑數千儻以時辦當不次擢用公進曰陛下啓恢復之謀社稷大計也至繕治器械臣子當盡力不足煩聖慮退又白宰相曰修器甲易事耳利害有大者聞去朝廷遠守倅多罷老及自本路闕歸吏部州縣多權官苟媮蠹民皆害之大者于是得旨易守倅數人還漕司已擬官七十餘員一路便之尋上所造鎧六千聯宸筆稱善建州范汝爲反怙

險跳梁官軍失利部使者多以招安爲便朝廷因遣謝嚮陸棠撫之嚮棠自謂汝爲故部曲也至則說以美官幾幸有功卒不得要領公累言嚮棠險人養寇滋患願別遣大將擊之旣而賊果熾嚮棠助爲聲勢脅制州縣建劔汀邵不逞輩和附蠶起卒遣大臣宣撫以神武軍討平之而嚮棠亦抵罪如公言尋以糴穀募海舟不擾而辦除直祕閣公自以才結主知益展四體修職業知無不言上軫閩盜連年詔監司牧守條安輯撫綏消弭盜賊使民利物之計公上疏其略曰盜賊滋多由招安

之非策安輯撫綏在縣令巡尉之得人便民利物乞悉  
罷行戶以至發常平粟以平穀價減上供銀以寬民力  
上顧謂大臣曰魯詹所陳皆可行于是縣令巡尉衰懦  
失職聽易置而免行之利及天下矣他悉如所請攷覈  
財賦未嘗加橫斂而用不乏至軍興或不免于率貸則  
約實費梃屯姦民不告病始建賊之張也朝廷遣貴將  
將萬人入邵武駐兵不敢進邀取軍須威震一路官吏  
跼踖趨命公曰本不相屬何至爾耶公事止移牒遂大  
失將意而忌公者從媒孽之旣而將陞制置使裒軍食

益急促公至軍人爲危駭公卽往白事因曰朝廷倚制  
置辦賊而邵武餽糧未至乏絕今餉道梗戶知之乃責  
漕臣飛輓他州以取贏則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  
耳將度不能屈改容謝之然公自是歸志浩然卒以親  
老求閒除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拂衣還家若將終焉未  
幾大臣有薦者上亦簡記召爲度支員外郎凡三賜對  
言切事機不爲甚高不急之論旣遷檢詳衆謂曰是用  
矣謁告歸覲俄被疾致仕不數日卒寔紹興三年某月  
日也官止左朝奉大夫春秋五十二士大夫識不識皆

歎息至于流涕公至孝仕稍遠庭闈則不能一日安職以故進取泊如也淵聖登極以所賜緋魚回授其親及謁告而歸也曰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當復旬閏以終老人意耳晚學佛有得病劣無一語及他事忍死之言拳拳于老人可悲也已公頎然秀整醇白寬厚言動有法度雖與孩稚語必盡誠信端人正士一見則契悅而儉巧貪鄙之流疾之如仇家饒于貲未始問出入而于公藏則稽較精詳不容毫髮欺也喜讀少陵詩以之箋釋爲文有理致所著詩十卷雜文二十卷奏議二卷吏役

錄三卷杜詩傳注十八卷藏于家娶范氏故承事郎直祕閣致沖之女尚書左丞致虛之姪也賢能相其夫男一人可封捧公表賀上卽位命以官女三人一先卒二尙幼卞以三年十二月丙申葬于湖州歸安縣至孝鄉高峯塢余旣與公友善而余兄之子許妻公之子故得敘載其實而系以詞曰

才周兮德龐表粹温兮裏方萬不試兮一出玉垂虹兮蘭芳入贊兮紫樞睇雲霄兮翱翔朝鳳儀兮帝庭暮鵬止兮君堂抱奇蘊兮弗施襲長夜之茫茫若之水兮清

寫高峯之塢兮君歸坎石兮幽扉亘千載兮騰輝

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冬十月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公以不起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以左光祿大夫告第明年既葬其孤走毘陵奉吏部侍郎晏敦復狀號且訴于某曰先公頃同御史府相繼登政事堂先公平生惟夫子知之先公卽世盛德遺澤不絕如綫不肖孤懼弗克負荷以沒儻有詞刻諸石惟夫子銘之余曰嗚呼余其敢以不敏辭于是敘其世次官闕行實

年壽卒葬而書之公諱絢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徙河南至公之五世祖秦懿王審琦事藝祖以佐命功賜第京師遂爲開封人高祖承衍尚秦國賢肅太長主累官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鄭王諡恭肅于是爲京師甲族曾祖世融內園副使贈太子太保祖克存都官郎中贈太傅考發宣德郎贈太師宮師學行著稱元祐中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進策十卷行于世嘗上書論時政坐黨錮幾二十年公幼敏悟始冠游太學試藝數占前列士譽藉甚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



郎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靡太學錄辟靡正  
秩滿再任遷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于進取未嘗謁請  
權貴爲身謀士論歸重遂擢尙書禮部員外郎有吏代  
書文案爲姦利公案獲法常得賞公曰人被罪吾受賞  
安乎兼王府直講賜對徽宗曰卿德行素著宜爲人師  
由是宣和初皇子出閣必以公兼講席元年賜緋衣銀  
魚明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又明年爲廷  
試詳定官天子以得士爲喜褒詔有舉善以善知賢以  
賢之語擢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宰相與公有舊嘗遣客

私于公要結爲黨助公不納惟公事往見未嘗輒請問  
也宰相不悅留掖垣四年而後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  
貢舉蔡京復用事振排異己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  
固留乃諭京曰如郭三益王綯之賢不可去朝廷讒不  
得入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靖康中蒐用者舊起公知壽春府及境而潰  
兵至公呼首領諭遣之皆俯伏叩頭去秋毫無所犯鄉  
民有嘯聚爲盜者逼府城聞公至相語曰給事非秦王  
冢耶王嘗持中正節歸鎮有德于我邦今其子孫來奈

何犯之一夕遁去視事三日謁廟堂出城忽復潰兵宵集城下有司請易日公不聽啓關則兵露刃立從者懼公沛然如平時叱馭而行衆有宣言者曰此雍丘王給事也揮衆就列聽命蓋公嘗居雍丘邑人識之其世德純誠馴伏強暴如此金人寇亳社壽春城惡岌岌不自保士民相邀引避公留家城中不爲動衆恃以安今天子卽位覃恩犒軍郡帑空乏不能辦衆洶洶幾變時有經制使寄帛十萬有餘莫敢輒用公命給之衆遂定卽上章自劾朝廷置不問再除給事中自宋都扈蹕至維

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天子初詔取進士命公條上所當行者公因論經義兼用注疏不當專王氏之說學者以爲然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近侍有趨轉使額者引舊制論列時相遣客諷擊其所憎公曰中執法天子耳目可屬以私耶相惡之除工部尚書雖遷實奪之權建炎己酉歲金人渡河遠近驚懼以爲必犯行在所公率二三從臣對便殿陳迎擊退保之策得旨詣政事堂與大臣議宰相曰諸公之言三尺之童皆能及之不聽卒破淮南遂致南渡公倉卒

扈駕不復至其家儲宮初建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未幾元懿太子薨公惶恐上疏曰臣爲傅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卽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蓋天子欲大用久矣移蹕建康遣大臣宣撫川陝公奏川陝重地不可專任宜求同心同德之臣協贊之雖不行士大夫以公言爲然其後大臣以專命被罪亦頗悔不以命副爲請也始上踐阼太學生陳東言事忤權臣被誅上自建康幸臨安至鎮江公言東以忠死此其鄉里也于是賜金其家而官其子退語人曰乃知東死非

上意上幸會稽韓世忠邀金人歸騎于揚子江公議遣兵與世忠夾擊雖格不行士論韙之在位幾年稍厭機務上章求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公雖得請上眷不衰嘗于講筵御書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之句于扇以賜公又嘗遣帶御器械辛永宗至私第宣示御製徐熙落墨梅花詩命公和進俾書于畫卷及扈蹕還臨安請外愈力上面諭曰卿潛藩舊僚豈宜遠去抗章不已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專務德化民不忍

欺艱難以來鄉校墮圯上丁釋奠顧瞻而歎曰斯吾責也乃捐俸葺之齋館一新多士仝集積次淮南軍衣絹及禁軍闕額錢糧數猥多朝廷責償甚急公度無以辦卽疏以聞且移書宰相曰寧以償次不足獲譴不欲以違詔剝下被罪也浙東地震詔求直言復申言之尋求奉祠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雖閒退猶以國事爲念應詔上民間及邊防利害十數條優詔褒答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公自登侍從至政府于時得失多所建明章旣上必焚藁故世莫得知晚喜佛書頗契宗

旨寢疾家人命醫且灼艾公曰時至便行留連無益至革不亂以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戌字示左右乃屬纊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爵至清源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娶高氏贈廣陵郡夫人再娶強氏封建康郡夫人子陔右奉議郎前通判嚴州孫男三人晞高晞曾皆右承務郎晞祖未仕孫女二人尙幼以八年五月一日葬于湖州烏程縣永新鄉永定里公天資醇厚不事矜飾行己恭待人恕好賢下士與人語亶亶無倦容人一言善

則手自記錄族既衆大南渡以來往往流散失所公存  
撫調卹曲盡人意婚姻喪葬皆身任之官未仕者數人  
每以祿不洎親爲恨衣食裁取温飽服用簡樸雖位通  
顯退然如寒儒處一室惟書帙縱橫無一種長物牕几  
蕭然不異在學校時人不堪其陋公晏如也博涉強記  
議論有根據屬文該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  
翰墨之選人不以爲過也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  
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又掇  
取佛書密議號內典略錄一百卷藏于家銘曰

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國秦鄭本支碩茂冠  
冕蟬聯篤生醇儒有光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  
三朝不茹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  
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鐘鼎山林孰羸孰欠俯仰一室  
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  
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茗溪山蒼水清勒銘弗諼萬世  
之寧

野陵集

卷三

吳鼎爰校

昆陵集卷十三



